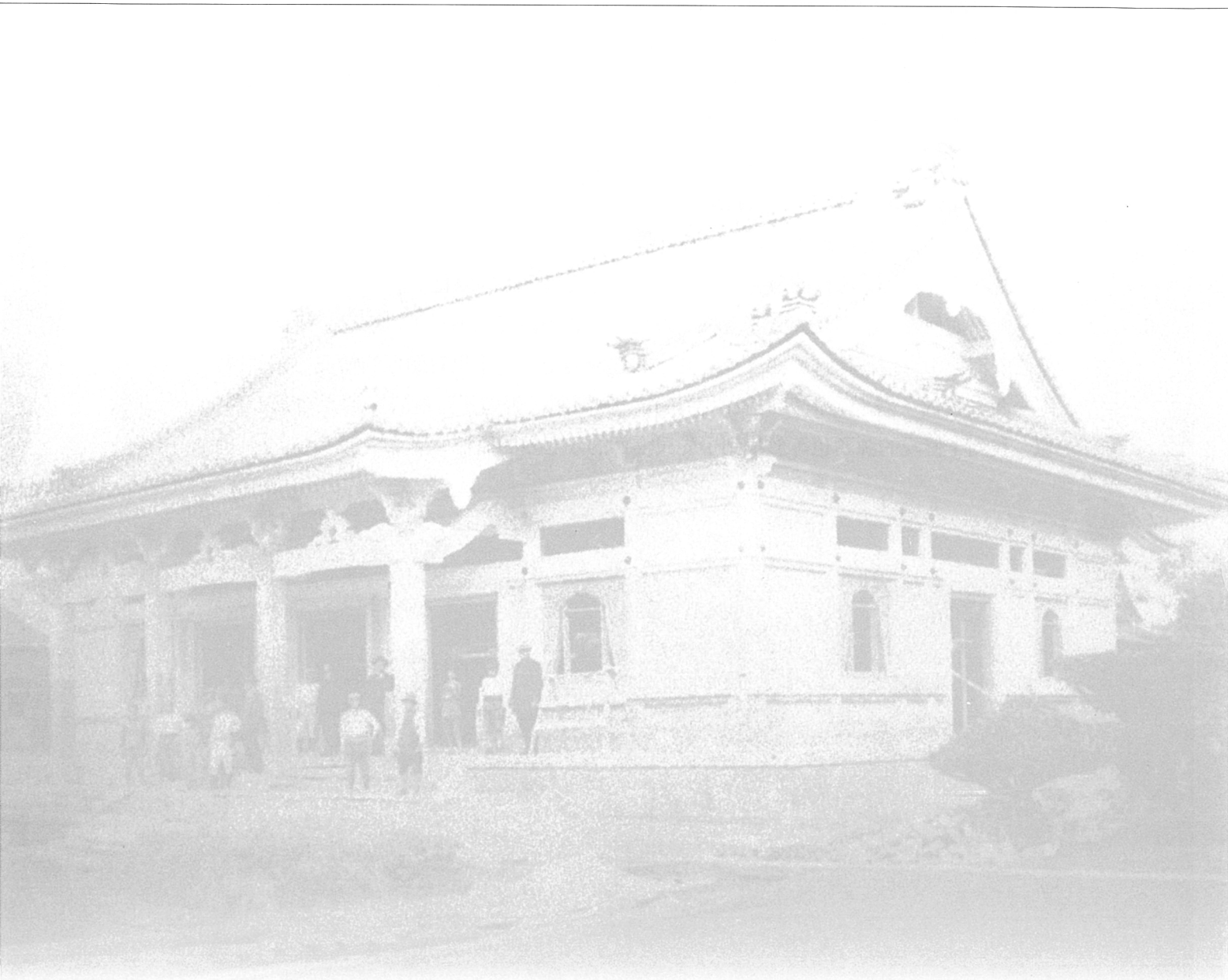


# 台灣日據時代日本曹洞宗佈教年表及戰後交流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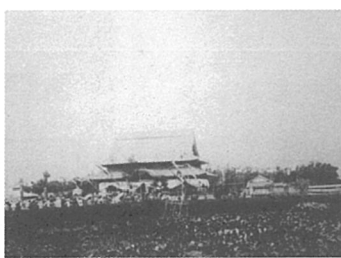


關正宗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

## ◎曹洞宗台灣佈教年表：

- 西元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宗務局宣布「台灣佈教案」  
西元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宗務局制定「台灣佈教章程」  
西元一八九九年六月通過「台灣寺廟創立的經費募款」  
西元一九〇六年六月修改「曹洞宗台灣佈教章程」  
西元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選定台北東門町68番地(四五〇〇)餘坪，為修建地點  
西元一九一〇年五月完成觀音堂、祖堂、寮房，稱為「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圖一)  
西元一九一一年四月霖玉仙擔任台灣佈教總監  
西元一九一一年四月制定「曹洞宗台灣分院臨時章程」  
西元一九一四年九月受颱風侵襲，寺院毀壞(圖二)  
西元一九一六年四月創立「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泰北中學前身)  
西元一九一七年完成觀音堂、僧房  
西元一九一七年三月大石堅童擔任台灣佛教中學林長(校長)(圖三)  
西元一九二〇年開始大殿的重建  
西元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大殿上樑式(圖四)  
西元一九二二年增建中學林的校舍，並改稱為「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  
西元一九二三年二月完成大殿山門等建築(圖五)  
西元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落成入佛儀式，由管長北野元峰禪師主持  
西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修正「曹洞宗台灣佈教法」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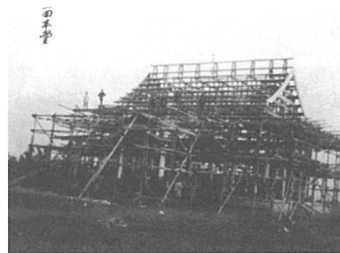
(圖二)



(圖三)



(圖五)



(圖四)

西元一九三五年中學林改名為「私立台北中學」，為五年制學校

西元一九三七年由於學生的增加，將男生移至士林的新校舍，而原來的校舍，改稱為「修德實踐女子學校」

西元一九三九年七月大本山台灣分院被指定為專門僧堂

西元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分寺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心源和尚修建東和禪寺並管理別院，中學林改稱為財團法人「私立泰北高級中學」，於一九七六年舉辦了創立六十週年紀念儀式

### ◎曹洞宗台灣別院大事年表：

西元一八九六年制定「台灣佈教章程」

西元一八九九年通過「台灣寺廟創立的經費募款」

西元一九〇八年舉行台北市東門町四五〇〇餘坪土地奠基儀式（圖六）

西元一九一〇年完成觀音堂（圖七）、祖堂、寮房，稱為「曹洞宗大本山別院」

西元一九一一年受颱風侵襲而倒塌

西元一九一六年創立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

西元一九二〇年大殿重建開工

西元一九二三年一月卅一日管長北野禪師為住持大本山台北別院落成入佛儀式而從日本出發來台

西元一九二三年一月卅一日舉行大本山別院入佛儀式（圖八）

西元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舉行鐘樓的上樑式（圖九），同年鐘樓完成（圖十）

西元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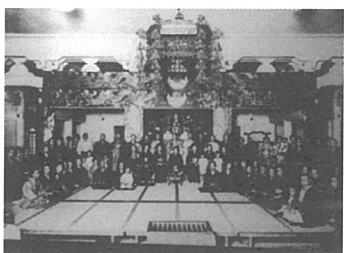
西元一九九三年四月拆除主殿，僅留鐘樓及觀音殿（今東和禪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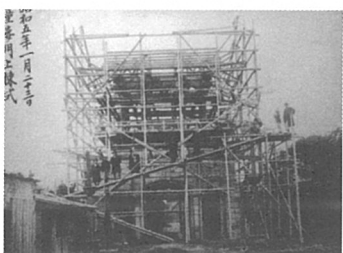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 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

## ◎期望台北別院的復興

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於西元一八九九年創立，開始籌募資金，經過了十年的時間，於一九一〇年創建，其後受到颱風的侵襲而毀壞，爲了能早日重建，於是開始著手日式鋼筋水泥建設大正殿的計畫，於一九二三年完成了現存的正殿與山門的建築，並請當時的管長北野元峰禪師親臨主持落成入佛式。直到戰爭結束爲止（西元一九四五年），台北別院一直是台灣曹洞宗佈教的中樞之地。

除此之外，台北佛教中學林對當時的住民，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材，這樣的成果，得到了極高的評價。這所中學在戰後，改爲財團法人經營，發展成現在的「泰北高級中學」。

但是，過去曾是佈教中樞的別院，由於戰後被國民政府所接管，不僅失去了寺院原有的機能，而且境內違建林立，已經不堪使用。雖然，寺院已經荒廢，不過，殿堂的建築還是被保存下來，這必須要歸功於東和禪寺的管理保護，在此致上最高的謝意。

從明治時代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爲止，台北別院是由許多人的苦心經營，才有這樣的成績，看到現在荒廢的狀況，實在令人備感痛心。戰後至今已經三十餘年，不僅日華親善關係密切之外，在宗教方面，也是時有交流，特別是曹洞宗，可說是與台灣宗教界關係最親密。不過，在日華民間交流緊密的今天，看到台北市中心的大本山別院荒置的情形，實在令人驚愕至極。

對曹洞宗而言，復興這座充滿紀念價值的台北別院，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實，也希望儘早想出對策，保存下這座寺院。

在此由衷感謝各界人士的鼎力協助。

### ▲正殿落成入佛式的記錄（西元一九二三年）：

二月五日早上六時五十分，一行人平安抵達基隆港。當時，台灣佈教總監台北別院的伊藤俊道，與台灣曹洞宗中學林長江善慧，別院的菊谷豐吉、澤井市良、土屋理喜治等人，前往迎接，在場的還有台灣新聞與台南新報的記者。

一行人於早上九時從基隆車站出發，並於上午十時抵達台北車站，當時在場迎接的有台北曹洞宗別院的信徒等多人，晚上六時，於台灣總督府接受招待，並於晚上九時，回到了休憩的賓館。

二月六日於分寺住持落成入佛式，台北別院曾於一九一二年，因颱風的侵襲而毀壞，當初，要不是現任住持伊藤俊道的努力奔走，再加上熱心信徒的努力，使得別院得以再建，而於一九二一年動工，並耗費了六萬日圓，而且，還將京都的本尊釋迦牟尼佛像，暫時安置在別院總代本町澤井家中，下午二點，來到了澤井家中，稍微休息後，便舉行了落成入佛儀式，整個儀式於下午五點卅分結束。

二月七日，早上九點接受台灣僧侶林覺力的邀請，參觀龍山寺，龍山寺是台北第一的台灣寺院，也是屬於曹洞宗。

▲「宗教界」雜誌一九七七年一月號報導：

隨著時代的變遷，很不幸地發生了中日斷交事件，不過，在民間交流方面，還是相當熱絡，日本訪年訪台人數達到廿萬人次，而台灣訪日的人數也有八萬餘人。但對佛教界而言，目前尚未有很大的進展。在戰前，各教團曾以台北、台中為根據地，派遣佈教師來台，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寺院的住持多已返國，所留下的分寺也被接收。

### ◎與政府溝通

高杉春風主編與宗會議員安本利正先生（大秦野·太岳院住持）爲了維護台北別院，與台灣佛教會以及政府要人，進行交流。

與安本先生進行會談的是中國佛教會、中日佛教關係促進委員會總幹事的洪銀河先生。洪先生本身也是巧寶股份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

他不僅日語流利，也受到故道安法師的賞識，目前也是佛教會的事務局長。經由洪先生的熱心連絡，同行的還有天母淨光寺的住持慈觀禪師。

慈觀禪師本身還完成了東洋大學碩士課程（一九六三～一九七〇年），在佛教會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由這兩位伴同前往台北別院，是當初所沒想到的。

### ◎荒廢情形

山門雖然看起來很雄偉，但道路兩側卻被違章建築所佔據，並且曬滿了衣服。在正殿的右上方可以看到北野管長所揭示的紀念匾額。日期是西元一九二三年一月卅一日，也就是管長北野元峰爲了大本山台北別院新築落成，從東京出發的日期。進入正殿之中，正面就是本尊釋迦牟尼佛像。不過周圍殘破不堪，雖然是大白天，但正殿內卻相當灰暗，而且地上還躺著三隻狗。

本來認為寺院是鋼筋水泥的建築，只要整頓內部就可以了，但由於後方屋頂已經崩壞，可能慢慢會延及中心的建築。因此，修復工作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實。

在正殿裡建有牌位堂，是政府新蓋的建築。在地下室也有牌位堂，並祭拜著曹洞宗的一佛二祖。根據管理者東和禪寺的住持所言，由於臨濟宗的佈教，曹洞宗在全台都有信徒。不過，反過來說，經過戰後的這些時日，大本山別院荒廢的情形，實在是日本教團所無法理解的。

## ◎佛教交流

經由神田醫院里井博士的介紹，本來要會見原佛教中學林，現泰北中學校長劉德大先生，想不到改由彭先生擔任，而無法見到劉德大先生，實在可惜。

對於曹洞宗大本山別院的問題，以前教學部長町田宗夫先生為團長時以聖觀音像贈呈親善使節團訪華的結果，曾經提到：「由於與政府有關係，別院的復興運動相當困難，最好的方式是移至其他地點，重新修築」，但安本利正先生等人都認為，台北別院有其歷史的價值，絕對有保存的必要。於是，就在中國佛教會本部，與政府的顧問辜劍虹先生交換意見。辜劍虹先生說：「中日佛教交流是很好的事，但別院的土地是屬於政府所有，目前尚在考慮如何處理。不過，我們也期待中國佛教會與曹洞宗，能維繫良好的關係」。

現在日華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由丹羽副貫首所擔任（大本山永平寺）。以曹洞宗而言，是個非常好的機會。相信對復興運動相當有幫助。

回國之前，佛教會也召開了會議，出席者包括辜顧問、市佛教會理事長秋泰安，以及促進會副會長聖印法師，而由慈觀師與各法師以及洪銀河先生擔任翻譯溝通工作。

彼此間還以書面聲明：「以歷史而言，傳教是從中國經由韓國傳到了日本。戰後的日本隨著經濟的繁榮，目前也成為弘教發展的中心。雖然現在與中華民國並沒有邦交，但佛教是不分國界，也希望能經由佛教的交流，使中日關係早日正常化。促進會目前在人事上，也有新的安排，相信往後的活動，會更為積極。對彼此合作無間的交流，應更有幫助才是。

明治大學畢業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負責宗教事宜）的彭乾添先生也曾說過，對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抱著極高的期望。（高杉春風撰稿）」

## ◎台北別院狀況

曹洞宗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年表，於西元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廿日公佈了「台灣佈教案」，同日並制定了「台灣佈教章程」。西元一八九九年六月一日，通過了台灣寺院創立的經費募款。西元一九一一年四月七日霖玉仙擔任台灣佈教總監。西元一九一七年三月廿二日大石堅童擔任台灣佛教中學林長。西元一九二三年一月卅一日，管長北野元峰為住持大本山台北別院的落成入佛儀式，而從東京出發。其後就沒有記錄（根據安本利正先生的調查）。

西元一九四五年七月，宗立台北中學林最後一任校長木村先生返國。第二年一月廿九日宗務院主辦了外地歸國開教師慰勞懇談會，五月廿六日宗務院與大本山總持寺共同舉辦了外地歸國開教師大會，行政工作到此譜上了休止符。最後別院的院主高田良三先生過世。

以上根據曾經三度來台的安本利正先生（神奈川縣選出宗會議員、大秦野·太岳院住持）所記錄，他視察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分寺，並提出照片和報告，引起了極大的迴響。

## ◎親善使節團

現在，與台灣保持良好關係的同宗寺院，正在積極進行訪台的工作。並與宗務廳財政部長大竹明彥先生，以及原在台北中學林執教達廿年的服部太宗先生（蒲郡市形原溫泉補陀寺住持）組成日華親善使節團。

曹洞宗務廳非常支持親善使節團，並贈與一尊聖觀音像。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下午六時，於東京豪華旅館（港區芝）的「菊之間」，舉行組團儀式。

團長是多多良學園（台北中學林的畢業學生，許多都進入多多良學園）的町田宗夫教務主任。而副團長是由服部先生擔任。其他還有宗田佈教部長、松原秘書等人，組成曹洞宗觀音像贈呈使節團。第二天早上六點，從田邊總長手中接過觀音像之後，七點鐘向羽田機場出發。以立會人身份出席的安本利正先生，在現場分發照片和報告給各團員，並說明現況以及調查方針。

## ◎調查結果

根據安本先生所言，台北分寺本身是鋼筋水泥建築，如果還能對內裝進行整理的話，將會成爲一座非常壯觀莊嚴的寺院。不過，現在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境內充斥著違章建築，如果要轉移這些住民，還必須靠政府的配合協助。

戰爭結束至今，從台北中學林畢業的學生，目前有許多人在政經界都有相當的地位。

受邀參加的亞東關係協會文化組長鐘振宏先生，以及千代田區的神田醫院醫學博士里井厚友先生（原名李鴻猷），都特別強調這點。使節團的訪問是到十二月二日為止，行程包括台北、台中、嘉義、日月潭等地，目前尚在等待町田團長的調查結果。

### ◎分寺建築的價值

日本最早的鋼筋水泥建築物，是西元一八九五年東京的秀英舍印刷工廠，這棟建築物共有三層樓。其後舊橫濱正金銀行本店本館（重要文物、橫濱，西元一九〇四），東宮御所（舊赤板離宮，今日的迎賓館）的一部份，舊國技館、丸善（東京，一九〇九），都採取這種建築方式。

在近代的建築史上，最初是在大正時期（西元一九一二年），開始了西洋化、近代化的建築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由於第二次產業革命成功，建築活動也大放異彩，公共建設與商業建設，也以都市為中心，集中建設擴展。就以東京的丸之內而言，在當時就有小倫敦的別稱，而其中的中央停車場（西元一九一四）、海上大樓（西元一九一八）、丸之內大樓（西元一九二三）等新建築，也陸續推出。這段時期，美國的建築巨匠萊特（一八六九～一九五九）所設計的帝國旅館（西元一九一二），不僅有合理並具機能的空間，也教導日本新的建築藝術。從一九二〇年所完成的木造建築明治神宮，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因一九二一年明治神宮的寶物殿，就是改用鋼筋水泥的建築。

西元一九二三年，關東發生了大地震，當時倒塌了許多建築物，其中又以明治時代（一八六五年開始）的煉瓦、石造的建築物，破壞最大。因此，地震過後，建築物的構造與材料，就以鋼筋水泥為主流。

不久後，日本侵略中國，全國進入戰爭的時代（一九三七年），建築活動因而中止。不過，在這之前最受注目的，就是神田明神社（東京，西元一九三四年）、金剛峰寺大塔（和歌山，西元一九三六年）以及築地本願寺（東京，西元一九三四年）等鋼筋水泥的佛教寺院。

這些建築物，對日本近代建築發展而言，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不僅代表日本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的轉捩點，在建築史上，也極具意義。



### ◎日本最早鋼筋水泥寺院建築

日本最古老的鋼筋水泥寺院的建築，是函館東本願寺別院。這座寺院於西元一九一二年動工，而於一九一五年完成，耗時四年的時間。其後就是日據時代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於一九二〇年動工，歷經三年而於一九二三年完成，共耗費了六萬餘元。之後山形市長源寺等曹洞宗寺院，多採用水泥建築等方式。不過，以東本願寺別院與台北別院為例，在內部細節的設計方面，都比照木造的建築方式。

對台北別院而言，不僅是日本（殖民時代）建造的第二座鋼筋水泥寺院，也是曹洞宗最古老的鋼筋水泥建築，在近代的建築史上，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特別是對曹洞宗而言，可謂是「宗寶」的紀念建築物。

### ◎鋼筋混凝土佛寺大殿建築年表：（本文原為日文由東和禪寺提供）

時 間	寺 院	地 點
大正4年4月落成	東本願寺函館別院	函館市元町
大正12年2月落成	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	台灣台北市
大正13年3月落成	曹洞宗長源寺	山形市七日町
大正13年11月落成	曹洞宗明光寺	福岡市堅粕町
大正14年10月落成	淨土宗梅窗院	東京港區南青山
大正15年10月落成	曹洞宗明源寺	東京墨田區立花